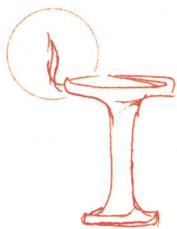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中国思想家评传》简明读本 主编 周宪程爱民

王阳明



YZLI 0890089161

杨国荣 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《中国思想家评传》简明读本 主编 周宪程爱民

王阳明

杨国荣 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YZLI 089008916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阳明/杨国荣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8
(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)

ISBN 978 - 7 - 305 - 07326 - 7

I. ①王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王守仁(1472~1528)
—评传 IV. ①B248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2354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

邮 编 210093
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出 版 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《中国思想家评传》简明读本

书 名 王阳明

著 者 杨国荣

责任编辑 张婧妤

编辑热线 025 - 83593947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625 字数 67 千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305 - 07326 - 7

定 价 15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 - 83594756

电子邮箱 Press@NjupCo.com

Sales@NjupCo.com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 录

- 一、生平与思想演化 / 1
- 二、心与物 / 29
- 三、致良知 / 35
- 四、德性与良知 / 46
- 五、万物一体 / 66
- 六、知行合一 / 80
- 七、良知与名言 / 90
- 八、心学与晚明思想 / 95
- 九、明清之际的心学 / 124

一、生平与思想演化

王阳明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生于明成化八年(1472)，卒于明嘉靖七年(1528年)。祖籍浙江余姚，自其父亲这一代开始迁居山阴(今浙江绍兴市)。曾修学讲论于越城附近的阳明洞，由此获阳明之号。

哲学家的生平往往很平淡。尽管他们的思想可以“极高明”，并产生震撼人的力量，但其哲学的沉思却常常伴随着宁静单一的书斋生活。相对于这一类的学院哲学家，王阳明的一生显得颇不平凡。作为哲学家，他固然有过龙场悟道之类的哲学沉思，但这种沉思并非完成于宁静安逸的书斋，更多地是以种种的人生磨难为背景。从早年哲学问题的朦胧萌发，到晚岁的哲学总结，王阳明的哲学历程与其曲折的人生旅程处处融合在一起。

王阳明的祖先常被追溯到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。这种谱系是否可靠，现在已不易考定。王阳明的六世祖为王纲。王纲(1302~1372)在明代初年曾由刘伯温推荐，出任兵部郎中，后升为广东参议，1372年因苗民起事死于增城，明廷特建祠加以表彰。这位先祖无疑让其后代引以自豪，其忠烈节义对后代们产生了绵绵不断的影响。一百多年后，王阳明受命安抚广西，在归途中特意绕道增城，拜谒了其先祖的祠庙。历史仿佛有意安排王阳明去继续其先祖的未竟之业，而二者的归宿似乎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时光虽然逝去了一个多世纪，但先祖的精神感召却依然存在。

相对于六世祖，祖父王伦对王阳明的影响无疑更为切近。王伦早年便熟读经史，对《仪礼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研习尤深。其学识德行在浙东、浙西十分有名，人们往往争聘他教授自己的子弟。王伦为人淡泊名利，旷达洒落，常吟诗于清风朗月之下，时人将其比做陶渊明。他平生爱竹，庭院四周环种青竹，由此得竹轩先生之号。王阳明少时常跟随其祖父王伦，祖父的经史修养及旷达磊落的胸襟，无疑对王阳明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

王伦虽有名士风度,但并不显达。到了王阳明的父亲王华,王门的家境开始改观。王华(1446~1522),字德辉,别号实庵,晚年号海日翁。自幼好学。三十四岁中举,翌年以状元及第,并授官翰林院编修。后又任东宫辅导,为太子讲读。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,讲学谨守圣门,为人坦诚醇厚,事母至孝。父亲的这种品格和气质,对王阳明早期精神世界的发展,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。

王阳明生于成化八年(1472)。据年谱记载,王阳明出生前一天,其祖母岑氏见天神抱一婴儿,乘云而来。王伦得知此梦,觉得非同寻常,于是以“云”作为王阳明之名,而乡里也盛传此梦,并将王阳明出生之楼称为瑞云楼。这种逸闻不免有其玄秘之处,但在天神送儿的神秘传闻中,却无疑寄寓着王门对



王阳明像

这位后代的厚望。

然而，尽管其诞生经过了种种渲染，但直到五岁，王阳明仍不能开口讲话。据说，五岁这一年的某日，一位僧人途经王阳明的住地，见了他便不由感叹：“好个孩儿，可惜道破。”以“云”为名，既象征着云中送儿，又意味着彰显了此事。祖父王伦由僧人之言而悟，于是改“云”为“守仁”，王阳明随即便能说话。“守仁”源出于儒家经典《论语》。僧人的传闻当然未必可信，但改名一事则自有其寓意。如果说，以“云”为名表现了王伦对天神云中送儿这种玄秘之梦的回应，那么，改名“守仁”则隐隐寄托着认同儒学正道的期望。尔后阳明所接受的教育，也确实主要以儒学为中心。

王阳明开口虽晚，但悟性甚高，曾背诵祖父王伦所读之书。王伦颇为惊讶，询问后方知其孙乃是在听自己平日诵读时默记的。到京师的第二年，王阳明正式入塾学，接受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。相对于其他学童，王阳明似乎显得有些早熟，常面对书册，静坐凝思，其所思所想的，又往往是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。十二岁时，王阳明就提出，人生最重要的事（第一等事）也就是读书学圣贤，



亦即成圣。当然，在少年王阳明那里，如何成圣的哲学问题还具有自发的特点，对“第一等事”的追问，乃是随着其思想的不断成熟而逐渐取得自觉的形式。

成圣内在地包含着对天下之事的关心。十五岁时，王阳明便留心边疆事务。此时的王阳明对汉代名将马援甚为推崇，曾梦谒伏波将军庙。四十多年后，王阳明出征广西，归来的途中，虽已重病在身，但仍特意拜谒马援庙，并作诗一首。尽管这时王阳明已年近六十，然而少年时代的梦与诗却依然记忆真切。在重录数十年前旧作的同时，王阳明又深有感慨地赋新诗二首，其中一首的开头为：“四十年前梦里诗，此行天定岂人为！”四十年前的梦境与四十年后的实境之间的近似，似乎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，它多少表现了早年追求与晚岁境界的某种一致。

自南昌返回余姚后，王阳明开始了对“第一等事”多方面的沉思。这一时期，阳明极为勤勉，日间与诸生相与论析经义并准备举业（科举考试），夜晚则广读经史子集，常持续到深夜。苦读如此，当然绝非仅仅为了科举的成功。事实上，按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，王阳明的真正兴趣所在乃是“第一等事”（成圣）。



朱熹像

王阳明曾对朱熹的理学产生过兴趣，并对其思想颇下了一番工夫。朱熹以为一草一木，兼含天理，格物即推究事物的道理，要以天下之物为对象。根据朱熹的格物之说，王阳明曾与

一位钱姓的朋友一起面对亭前之竹，以格（推究）其中之理。钱氏早晚默坐，竭其心思，到第三天，便劳神成疾。王阳明开始还以他这位朋友精力不足，但自己坚持了七天后，也终于因耗神过度而病倒了。对朱熹格物方法的身体力行，不仅没有使王阳明得到任何收获，反而以致疾而告终，这种结果不能不使他对朱熹哲学产生某种怀疑。从理论上讲，青年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如上理解是否准确，固然颇有问题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种理解中，已蕴含着尔后他与朱熹分歧的契机。

格亭前之竹的失败，固然使王阳明对朱熹哲学有所



怀疑,但当时的他并未就此与朱学分道扬镳。在一定程度上,王阳明还将格竹毫无成效归之于自身天赋有限,认为自己涉猎虽广,但未能循序以进,故所得甚少。于是,他又按朱熹的方法,循序而进,苦读深思。然而,这种方法虽使王阳明在义理的理解上有所长进,但却未能使其理解理与心的统一问题,这一问题长久地困扰着王阳明。如此反复潜心苦思,使得王阳明又一次沉郁成疾。循沿朱学所导致的这种结果,无疑加深了王阳明对朱熹哲学的怀疑,并促使他寻找不同的探索方向。

进士及第后,王阳明来到了文化中心——京师。当时的文化界,正是明前七子活跃之时。前七子的领衔人物是李梦阳(1473~1530)、何景明(1483~1521)等,他们以复古为旗帜,倡言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,一反明初台阁体,在文坛颇开风气。也许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,王阳明此时也十分倾心于诗文创作,并与李、何等“以才名争驰骋”。李、何辈在当时已是文学界名流,王阳明能与之驰骋争先,足见其文学造诣已达到相当境界。

不过,尽管王阳明已可与李、何等辈在文坛上一较高下,但彼此的旨趣却并不完全相同。如前所述,王阳明虽



阳明洞

泛滥于辞章，但并不自限于此，诗文创作与审美活动在王阳明那里总是关联着求道的过程。王阳明一生留下为数可观的诗与文，它们记录下了他探索“第一等事”的心路历程，也映现了他内在的情感世界。尽管后来王阳明不再唱和于文坛，但他始终没有忽略艺术对德性的陶冶作用。直到晚年，王阳明仍然认为，志于道与游于艺并非不相容，道如住宅，艺则是对住宅的文饰和美化，一旦志于道，则游于艺便有助于德性的培养。

根据《年谱》记载，王阳明疏离辞章之学后，曾于 1502



年告病回越，筑室阳明洞，行导引术。导引在当时主要属道教一系的修行方法，阳明潜心于此，显然表现了对道教的某种认同。事实上，早在1488年，王阳明就开始对道教产生了兴趣。这一年，王阳明到南昌完婚，举行婚礼这一天，他信步走入一个名为铁柱宫的道观，见一道士静坐榻上，便向其请教有关养生之论。听了道士的解说后，阳明若有所得，于是与道士相对而坐，直至破晓。铁柱宫的这一番经历，也许是王阳明接触道教的开始，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，阳明不时对道教心向往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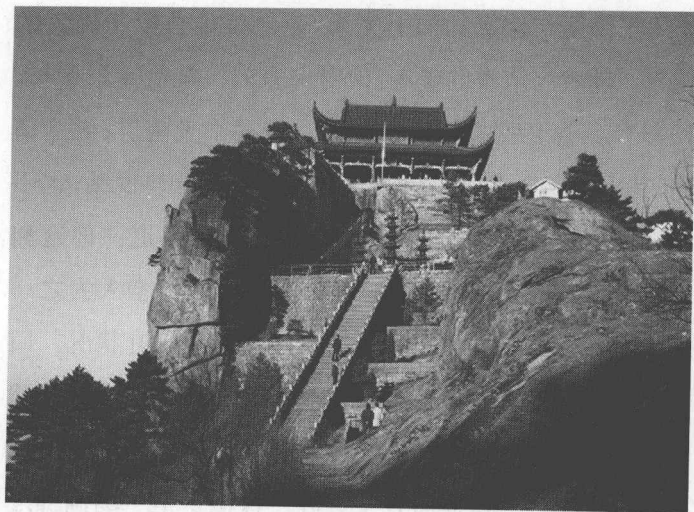
在阳明日后的教法中，我们似乎仍可隐隐地看到道教对他的影响。

1498年，王阳明依朱熹之教循序读书，不仅所得甚微，而且郁思致疾，苦闷彷徨之余，又与道士谈养生。此时，距铁柱宫之行已差不多有十年之久，王阳明的思想较十年前无疑更为成熟，因而这种举动显然不同于少年时代的偶然冲动。三年后，王阳明奉命至江北审查案件，事毕，便前往九华山观景览胜，沿路止宿于无相寺、化城寺等处。当时，山中有一位道士叫蔡蓬头，善谈仙道，阳明慕名前去拜访。然而，尽管王阳明礼节周到，但蔡蓬头却

似乎不愿与阳明深谈，只是一再含糊其辞地说“尚未”。在王阳明的一再恳请下，蔡蓬头才说：“你终不忘官相。”结果二人相视一笑，就此道别。蔡蓬头的评语颇有意味，官相似乎象征着儒家的圣王境界，“不忘官相”背后所隐含的是未能忘怀儒家的圣王之境。这一时期，王阳明的心态确实较为复杂。宋儒的理论进路固然扞格不通，但成圣的志向却又难以放弃；遗世入山诚然有其吸引力，但归隐山林又与平治天下相冲突。蔡蓬头的那一番话，有意无意地触及了阳明思想中的这种内在矛盾。

然而，对王阳明来说，道教对他来说毕竟非“正道”，因而难以满足他对“第一等事”（成圣）的追求。相反，极具人伦关怀的他即使在出世意向萌发之时，仍无法忘却对父辈与祖辈的责任。在儒与道的这种冲突中，前者最终战胜了后者。不难看出，王阳明对“第一等事”的追寻，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出发点，即儒家的人伦原则，而对他来说，这种原则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。

与出入道教几乎同时，王阳明亦常常游心于佛家。1501年，在审案完毕游九华山期间，他不仅接触了不少道教中的人物，而且与佛家禅师也有交往。他有时甚至留



九华山

宿寺院，在清风朗月下与猿鹤同听和尚唱偈念佛。此情此景，本身便颇有点禅的意境。遇到熟悉佛教历史的老僧，则与之共话禅家旧事。即使在归越养病期间，王阳明亦常往来于佛寺，有时甚至借居禅房。这里无疑隐含着某种超越的追寻，不过，相对于理论上的契合，诗境与禅意的呼应在此处显然占了更多的比重。如同对待道教一样，王阳明似乎并未完全在“道”的层面上达到与佛家的认同。

王阳明与佛家的如上关系，使他很难自限于佛家的境界。随着与道教的疏离，他对佛家的怀疑也逐渐增长。1503年，王阳明在杭城养病期间，曾往来于南屏、虎跑诸刹，其中一寺中有位和尚，坐禅三年，既不开口说话，也不睁眼视物。一次，王阳明对这位禅僧大声喝道：“你这和尚，终日口巴巴说什么，终日眼睁睁看什么！”僧人为之一惊，于是睁开双眼，并开口说话。阳明问他家庭状况。回答是：“有母在。”曰：“思念否？”对曰：“不能不思念。”王阳明由此以爱父母的天性开导他，“僧涕泣谢”。第二天，这位坐禅三年的和尚便离开了寺院。这似乎是一场儒佛之间的交锋。王阳明以儒家的人伦原则克服了道教的“离世远去”，也以同样的原则唤醒了沉沦于禅境的佛界中人。尽管他对禅僧的开悟运用了近乎机锋的方式，但它真正的象征意义却在于告别佛家。

在对“第一等事”十余年的探讨思考中，王阳明广涉宋学、兵家、辞章、佛老，最后似乎又回到了出发点：“第一等事”依然被归结为如何成圣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简单的返归。较之十二岁时“学以成圣贤”的自发意向，王阳明经过多向度探索之后的立志成圣之学无疑具有更深刻与丰



富的内涵，而如何成圣作为“第一等事”则相应地获得了更自觉的定位。在出入于各家诸派的过程中，王阳明固然力求博采众说而超越之，但这一时期的多方面涉猎，仍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其以后的思考。

1505年，王阳明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礼。这一年，明孝宗去世，明武宗登基。当时，武宗年仅十五岁，朝政控制在内官刘瑾手中。内官专权导致了朝政的昏暗，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朝臣的不满，于是刘健等联名上疏，要求罢免刘瑾。但结果是刘瑾地位安然未动，刘健却被革职。南京户部给事中戴铣等上疏力主重新起用刘健，亦以“忤旨”的罪名被解京下狱。王阳明时为兵部主事，深知当时内臣弄权的政治形势，也十分清楚一旦触犯刘瑾辈将会导致何种结果，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，抗疏直谏，要求对言官加以宽容。尽管此疏在内容上只涉及戴铣等人之狱，但其锋芒却同时针对制造冤狱的权臣，因而自然难为刘瑾所容。疏一递入，即被刘瑾矫诏廷杖四十，随即下狱，不久又被发配到贵州。

经过艰难跋涉，王阳明于正德三年（1508）春抵达贵州修文的龙场，其职务为龙场驿丞。龙场的周围是万山